

# 詩詞曲論叢



中国韵文学刊增刊

● 湘潭大学中文系编

# 诗 词 曲 论 丛

湘潭大学中文系编

## 编者的话

本书汇集的是我系教师近年来关于韵文研究的科研论文。编排顺序：诗在前，词次之，曲又次之。在同一栏目中，宏观研究在前，微观研究在后；作品研究在前，理论研究在后。祈有关专家、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湘潭大学中文系

## 目 录

- 论我国历代论史诗的艺术特色 ..... 羊春秋 (1)  
试探曹操四言诗的异彩 ..... 汤效纯 (8)  
试论阮籍咏怀诗的玄学思辨性 ..... 阎采平 (19)  
西晋太康诗歌得失探 ..... 殷绍基 (29)  
玄学人生观的艺术体现  
——论玄言诗的主旨 ..... 阎采平 (46)  
陶渊明的美学观及其诗歌创作 ..... 殷绍基 (62)  
也谈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 章继光 (77)  
论庾信后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 ..... 阎采平 (86)  
略论唐人近体诗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 羊春秋 (99)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悲剧性 ..... 章继光 (113)  
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 文达三 (129)  
试论王维诗歌的表情特点 ..... 文达三 (152)  
王昌龄七绝意境管窥 ..... 章继光 (172)  
略论晚唐诗人李群玉 ..... 羊春秋 (182)  
略论罗隐的咏物诗 ..... 羊春秋 (198)  
论苦吟诗人杜荀鹤 ..... 羊春秋 (204)  
论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 ..... 陈光明 (226)  
不作浮靡风月诗、直辞千载耐沉思  
——梅尧臣诗歌的人民性 ..... 陈光明 (242)  
范成大“使金”诗的爱国思想 ..... 姜逸波 (260)  
姜斋诗论两议 ..... 刘建国 (270)

|                   |     |       |
|-------------------|-----|-------|
| 船山诗论三题            | 许山河 | (290) |
| 论船山对明代形式主义诗歌理论的批判 | 许山河 | (312) |
| 王船山关于“兴、观、群、怨”的阐释 | 许山河 | (321) |
| “诗味”浅谈            | 章继光 | (330) |
| 对词体认识的演进          | 刘庆云 | (334) |
| 韦庄是“花间派”吗?        | 羊春秋 | (351) |
| 略论风格与流派           |     |       |
| ——兼谈韦庄非“花间派”      | 羊春秋 | (354) |
| 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    | 沈家庄 | (360) |
| 清真词风格论            | 沈家庄 | (374) |
| 清真词艺术论            | 沈家庄 | (393) |
| 爱国的诗篇 时代的悲歌       |     |       |
| ——刘克庄词初探          | 许山河 | (417) |
| 略论刘克庄政论诗和谐谑词      | 许山河 | (428) |
| 蒋捷人品、词品、词风初探      | 刘庆云 | (436) |
| 分明点点深             |     |       |
| ——论王船山词           | 彭 靖 | (454) |
| “试画虞渊落照红”         |     |       |
| ——论《疆村语业》         | 彭 靖 | (495) |
| 词话中的几个审美范畴        | 刘庆云 | (513) |
| 词的鉴赏论             | 刘庆云 | (527) |
| 元人散曲略论            | 羊春秋 | (542) |
| 论古代曲论中的模糊思辨       | 李克和 | (559) |
| 古代曲论二题            | 李克和 | (599) |
| “阳柔”之音与“阴刚”之美     | 李日星 | (609) |

## 论我国历代论史诗的艺术特色

羊春秋

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咏史诗，往往是别有寄托，借题发挥，或讽谕现实，或抒写怀抱，言在此而意在彼，语不多而情无限。如左思的《咏史》八首，皆托古讽今，抒发其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抵法网愈密，文禁愈严，则人们越不敢以现实为题材，以免偶触文网，得罪当路。于是只好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磊块，把自己的抑郁愤激之情，刺世嫉邪之感，从评骘古人的诗歌中曲折地表现出来。所以咏史之作，能够蔚为风气，形成潮流。到了唐代后期，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写历史题材的诗人。收入《全唐诗》中的，就有汪遵的咏史诗六十一首，周昙的咏史诗八十首，胡曾的咏史诗一百五十二首，大都用笔婉转，寓意精深，截取历史上的一时一事，画龙点睛似地描绘了封建王朝一幅幅盛衰兴亡的历史图画，塑造了中华民族一个个壮烈崇高的英雄形象。它们一經被讲唱文学或历史小说所引用，便能不翼而飞，无胫自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家弦户诵，给诗歌艺术重新走向民间，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咏史诗在我国古典的诗歌艺术中，无疑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唐宋诸大家，明清诸诗人，都有写历史题材的篇什，大抵寄托深而措辞婉，庄语少而漫语多，纾曲其旨，谬

悠其词，以自免于危国群小之间，如果言词激切，无所忌讳，直接抨击当时的朝政，就会被人指责为“大伤名教”、“用事失体”，李商隐的《华清宫》二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本朝的君主，就遭到了正统文人的非难。然而正是这样的作品，有胆有识，有情有味，在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诗人吴静说得好：“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sup>①</sup>说明“史笔”在诗歌艺术中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综观古今咏史诗的特点，似乎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取材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使闻者足戒，言者无罪。如以燕昭王为题材的咏史诗中，有邱禾实的“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sup>②</sup>，雷映的“惆怅黄金招士后，孤烟蔓草几纵横”<sup>③</sup>；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咏史诗中，有徐钧的“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sup>④</sup>，曹雪芹的“君朝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sup>⑤</sup>这一类的作品，一看就知道他们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咏史的范围，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现实。他们慨叹燕昭王的筑黄金之台，市骏马之骨，以招致天下贤士的美谈，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就是批判当时的统治者不知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借以抒发其“士不遇”的感慨。至于汉元帝把选择“美人”的权力，送给贪鄙庸碌的“画工”，致使昭君怀抱琵琶，远嫁匈奴，显然是“《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之意，直接对昏庸腐朽的统治者，进行有力的鞭挞，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他如以贾谊为题材的诗歌，主题万汇千品，五彩缤纷。李商隐那首脍炙人口的《贾生》，通过汉文帝“不问苍生”的大问题，而问荒诞无稽的“鬼神”，辜负了贾生无与伦比的“才调”，以抒发诗人“阨塞当涂，

沉沦记室”的牢骚；张耒则以更加远大的眼光，更加广阔的胸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自然规律，指出“逐得洛阳年少去，白头经济亦何为？”（《贾生》）严肃地对那些压制新生力量的人以尖锐的批评。在以严光为题材的诗歌中，一般没有跳出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圈子，多半是借严光的高尚品德，去讽刺那些热中功名富贵的人。李佐贤在《登严子陵钓台》一诗中说：“经过热客知多少，常被先生冷眼看”，就是用“热客”来衬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而洪升在《钓台》一诗中，别出新意，进一步借汉光武贵为天子，不忘贫贱之交的情操，讽刺那些“贵易妻”的社会恶习。“千秋一个刘文叔（汉光武），记得微时有故人。”大有刚肠嫉恶，慨乎其言之意。这一类作品，与其说评述历史，毋宁说是讽喻现实；与其说是发思古之幽情，毋宁说是浇个人的磊块。明眼的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第二，文学的语言，史论的笔法，使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边缘文艺。它既有感人的形象，又有动人的议论，把诗和史冶为一炉；它既提倡突破传统，直抒胸臆，又强调不拘一格，自由创造，把“故”和“新”统一起来。如“女祸亡国论”，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我们的诗人，不是用纯粹说理的方法，去破除这种陈腐之见，而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通过形象的语言，典型的史实，鲜明而深刻地表达出一种反传统的观点。王安石的“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sup>⑥</sup>，不但否定了“西施亡吴”的传统说法，而且进一步指出“奸臣误国”是问题的关键。“贵妃乱唐”也是历史的评论，而张齐贤的“姚宋未亡妃子在，尘埃那得到中华？”<sup>⑦</sup>袁枚的“只

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sup>⑧</sup>，形象地说明一国的治乱，系乎人才的得失，而不能把乱亡的祸胎，归之于深居宫中的美人。又如“焚书坑儒”一直是把秦始皇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钉，我们的诗人往往不是剑拔弩张，直数其罪，而是在嬉笑怒骂声之中，寓鞭挞批判之意，从而加强了幽默感和艺术性。章碣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sup>⑨</sup>；陈恭尹的“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sup>⑩</sup>；陆次云的“尚有儒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sup>⑪</sup>；丁尧臣的“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sup>⑫</sup>。他们有的说秦不亡于“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世”的“愚儒”，而亡于“安事诗书”和“学书不成”的刘邦、项羽；有的说秦火之后，黄石公在桥头还送给张良一部兵书，陆贾在马上还给刘邦讲了历史的经验，说明书是烧不尽、儒是坑不完的；有的更进一步嘲笑了“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免不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浩劫，而那些被禁绝、烧绝的诗书，却依然是“不废江河万古流”。都是词藻清丽，义理深邃，二十八个字的史论，较之贾谊的《过秦论》、杜枚的《阿房宫赋》，更集中，更凝炼，更容易琅琅上口。这种咏史诗，象一面照妖镜，把讽刺对象的内心世界照得肝胆毕露，大有“神禹铸鼎，魍魎现形；温峤燃犀，魑魅毕见”的艺术效果。张方平的“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sup>⑬</sup>；“偶因乱世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sup>⑭</sup>前者揭露了汉高祖求猛士、守四方的虚伪嘴脸；后者揭露了汉高祖的流氓气息、无赖面孔，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同样辛辣，同样尖刻，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发出会心的微笑！郑板桥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sup>⑮</sup>与文徵明《满江红》中的“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同样

把宋高宗为了保持君位，苟安河左，不想恢复中原，迎还徽宗和钦宗的丑恶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一类作品，象一团讽刺的烈火，把一切丑恶的东西，烧得无处藏形。如苏东坡以诙谐之笔，幽默之致，嘲笑董卓是“毕竟英雄难得似，脐膏自照不须灯”<sup>⑩</sup>，这就把董卓被杀，守尸者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的情景再现了出来，同时也把士卒“皆称万岁”，百姓皆“市酒相庆”的气氛渲染了出来。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嘲笑伯颜贬死道路时说：“可惜太师无远智，不将些子到黄泉”<sup>⑪</sup>，从而把他专权蠹政、贪赃枉法的可耻下场，进行了尽情的嘲弄。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了后周的政权，经过三百多年以后，元代的统治者又从孤儿寡妇中把他建立的大宋政权夺了过去。这种惊人的历史相似，北客在《宋太祖》一诗中，说是“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刘因在《书事》一诗中也说：“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通过这种典型的史实，对宋太祖的阴谋权术、虚伪险诈，作了很好的揭露和鞭挞。这些，都是“史”和“诗”的有机结合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第三，以立意为宗，以议论为主，用形象的语言，说艰深的道理，而又有声有色，入情入理，既有很强的说服力，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如同是一个项羽，杜枚认为他如果能够忍辱负重，退居江东，积蓄力量，未尝不可以逐鹿中原，与刘邦再决雌雄。所以他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sup>⑫</sup>。王安石则是针锋相对，认为项羽已经势穷力尽，众叛亲离，不可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所以他断定“江东子弟纵然在，谁与君王卷土来？”<sup>⑬</sup>他们都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强调侧面不同，所得的

结论各异，但都能言之成理，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同是一个韩信，宋琬为他辩护说：“千金一饭犹思报，肯负高皇吐餉恩？”<sup>②</sup> 雄辩地说明韩信是忠于汉的。而袁保恒却责备韩信不会总结“共患难易，共安乐难”的历史经验，不会吸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教训，“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sup>③</sup> 说明韩信落得流血钟室的下场，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各执一是，都有令人首肯的地方。同是评论隋炀帝开凿运河，李敬方认为“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sup>④</sup>，把统治阶级“敲剥天下之骨髓”，归罪于运河的开凿；而皮日休则认为隋炀帝的开凿运河，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角度来说是有功的。“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sup>⑤</sup>，把开凿运河提到禹治洪水的高度来评价。显然前者是着眼于当前的是非，后者是着眼于历史的功过的；前者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后者则挖掘了事物的本质，两人的识见是有高低之分的。同是一个杨贵妃，徐寅给了她肯定的评价，说她比起世受国恩的张均兄弟来要好得多，“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sup>⑥</sup>；而袁枚则认为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是建立在“离散天下之子女”的基础之上的，“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sup>⑦</sup>！因而她的悲剧结局，是不值得同情的。同是一个毛延寿，有的说他点破“美人图”有功，有的说他索取贿赂有罪。徐寿的“妾本身是乡村女，不解黄金略画工”<sup>⑧</sup>，就是突出昭君朴素而崇高的品质，来反衬那个“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sup>⑨</sup> 的毛延寿的肮脏灵魂的。而杨一清和吴荐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赞美毛延寿，说是“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师应是汉忠臣”<sup>⑩</sup>，“留得蛾眉靖边塞，可知延寿是功臣”<sup>⑪</sup>。虽然取舍不同，毁誉各异，然皆立意新颖，各具隻眼，足以启发

人们的思想，开拓读者的眼界。这些，都是以议论为诗的，具有析理入微，命意不凡，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不敢言的特点，因而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总之，咏史绝句虽然篇幅很短，艺术容量却很大。它精炼、曲折、尖锐、泼辣，洗尽铅华，清丽可诵，以极浅近的语言，表达极丰富的思想，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创造引人入胜的意境，善于把千言万语说不清的道理，用简洁的语言最贴切地表达出来，形象是那样的优美，寄托是那样的深长，令人回肠荡气，玩味无穷。它们之中，不少思想解放，见解新颖，表现出批判旧传统的“异端”色彩，对某些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体现了诗人们的真知灼见。我们把它集中起来，形成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许多历史的经验，也塑造了许多民族的英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 注释：

- |               |              |
|---------------|--------------|
| ① 吴静《读资治通鉴》   | ② 邱禾实《黄金台》   |
| ③ 雷映《黄金台》     | ④ 徐钧《王昭君》    |
| ⑤ 曹雪芹《明妃》     | ⑥ 王安石《宰嚭》    |
| ⑦ 张齐贤《华清宫》    | ⑧ 袁枚《再题马嵬驿》  |
| ⑨ 章碣《焚书坑》     | ⑩ 陈恭尹《读秦记》   |
| ⑪ 陆次云《咏史》     | ⑫ 丁尧臣《阿房》    |
| ⑬ 张方平《歌风台》    | ⑭ 张方平《汉高祖庙》  |
| ⑮ 郑板桥《绍兴》     | ⑯ 苏轼《郿坞》     |
| ⑰ 无名氏《嘲伯颜太师》  | ⑱ 杜牧《题乌江亭》   |
| ⑲ 王安石《乌江亭》    | ⑳ 宋琬《漂母祠》    |
| ㉑ 袁保恒《过韩侯岭题壁》 | ㉒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
| ㉓ 皮日休《汴河怀古》   | ㉔ 徐寅《马嵬》     |
| ㉕ 袁枚《马嵬》      | ㉖ 徐寿《王昭君》    |
| ㉗ 马致远《汉宫秋》    | ㉘ 杨一清《咏昭君》   |
| ㉙ 吴芩《咏昭君》     |              |

原载《光明日报》83.8.23

《新华文摘》83.10转载

## 试探曹操四言诗的异彩

汤 效 纯

曹操是个具有大略雄才的人。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剧，也在诗苑中写作过不少悲凉苍劲的诗。陈寿《三国志》说他“息鞍披览，投戈咏吟”，而“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更称许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这些都可说明，曹操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其中四言共六首。四言诗，至《三百篇》已臻成熟。用清人宋湘的话说，“都成绝唱沁心脾”，自然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了。因为四言的句式短促，艺术容量较小，难于表现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所以自汉初以来，的确很少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一代之雄曹操，却在戎马倥偬中写出了不少传世的名篇，在《三百篇》之后独放光彩，真不愧为诗坛上一大怪杰。

曹操四言诗的异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操善于利用旧形式，谱写新篇章，一反两汉以来文人诗歌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以情纬文”，直抒胸臆，写出了富有个性特征的诗篇。他的四言诗，大都是假乐

府旧题，抒发自己渴望统一、渴望贤才、坚持革新、坚持斗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例如《步出夏门行》，原名《陇西行》，属《相为歌·瑟调曲》。古辞仅存“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二句。由此可知，它大约是慨叹人生无常或升仙得道的曲调；曹操却大胆地“拿来”，抒写征战途中的见闻和抱负，开拓了用乐府古题抒情写志的新天地。《龟虽寿》一首，更是情调高昂，促人奋发，全无旧的曲调的那种消极低沉的气息。他善于作翻案文章，指出不管是长寿的“神龟”，还是乘雾的“螣蛇”，都逃不脱自然规律的制约。开篇一纵一擒，就把人们对于“神龟”、“螣蛇”的盲目钦羡之情给了一个有力的批判，申明了自己是个不信天命鬼神、不慕“神龟”、“螣蛇”的现实论者。接着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喻，烘托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进取精神，刻画了自己的形象，表明了自己的壮志雄心，形象地揭示了人生虽然有限，但壮志可以无穷的辩证法。诗贵有眼。“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是“诗眼”，就是全诗的“灵魂”。有了这两句，便扫荡了蒙在“神龟虽寿”四句中两个反喻上的低沉气氛；有了这两句，便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个正喻倍见光芒。它们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更加衬托出了这个“诗眼”的光辉：谁也不必为寿年短暂而忧虑，谁也不应为年暮岁晚而消沉。人的一生，精神面貌是最重要的。有了凌云壮志，就可以“老当益壮，不堕青云之志”。诗人创作这首诗时已经五十三岁，这两句诗，正是他的自状自勉。他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而事业却可以炳耀千秋；是慧星一现，还是日月长明？这个“盈缩之期”，固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但“养怡之福”，仍然掌握在“自强不息”的自己手里。表面上看来，诗人似乎只是谈养生之道，实际上

说明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认为生命之神，应当而且可以操在自己手中。这些，全是新思想、新观点，是诗人对旧的“天命观”的公开挑战。好诗有如醇酒，能令人心醉，催人奋发。曹操这首诗，据《晋书·王敦传》记载，曾经使得东晋大将军王敦慨叹不已，“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这说明它的感人力量是很大的。至今人们读到“老骥伏枥”的时候，仍然可以使“冉冉老将至”者振奋：精力上的老，生理上的老，是谁也逃脱不了的自然规律；但精神上的老，思想上的老，意志上的老，却是可以克服的。杜甫在《江汉》一诗中说得好：“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马老了，虽然不能“一日而致千里”了，但它可以“识途”。管仲不是说过“老马之智可用”<sup>①</sup>吗？宋人毛滂不是说过“老马由来识途久”<sup>②</sup>吗？说明“老”是阅历深、经验富的象征，并不是穷途末路的代词，应该是“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对于那些“风华正茂”者，这首诗也可以促其警醒：一个人的青春不再，年华易老，比之不知旦夕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虽然长得更多，但如果蹉跎岁月，浪费光阴，也是后悔莫及的。正如作家柳青所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有志青年该如何对待人生？如何抓紧韶光？这首诗是可以起到暮鼓晨钟的作用的。明人徐曾《而庵诗话》谈到写诗要旨时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曹操这首《龟虽寿》，的确称得上高人高唱，能给读者以积极有益的启迪。

第二，曹操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融情于景，亦景亦情，使情景妙合无垠。他用四言写自然风光，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画廊里成功地挂上了自己的山水名作——《步出

夏门行·观沧海》。这首诗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在北征乌桓回军途中所作。出征前，他曾同部下商量过扫荡袁绍残余势力，为统一中国准备条件。当时，袁绍之甥高干投奔荆州，为刘表收容。其子袁熙和袁尚投奔乌桓，在东北边境造成了对中原的巨大威胁。到底是先南征，还是先北伐？当时围绕在曹操周围的谋士多数赞成南征，只有郭嘉力主北伐。曹操力排众议，采用郭嘉的主张，决意北上。五月出兵，“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引军出卢龙塞”<sup>③</sup>，九月从柳城回军，次年正月回到邺城。这次出征，困难甚多，又违众议，但结果却大获全胜，诗人自然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的。他在回军途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该有多少往事可写，多少感慨可发？但他只写眼前的大海，脚下的碣石。诗人从大处落墨，着力渲染了大海苍茫浩瀚的气势，给人一种坚定倔强的感觉。我们从“山岛竦峙”一句中，可以看到碣石的高峻：一山飞峙大海边，它给人一种卓然特立的感受。接着，诗人将镜头频频推移：只见“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海岸是草木欣欣向荣，生机无限；海面是风声瑟瑟，波涛汹涌。那山色的苍翠，海涛的澎湃，简直使人目不暇接。正当读者沉浸在海涛山色之中的时候，诗人又以奇特的想象描画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境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大海，孕育群星，吞吐日月，包容天地宇宙，境界是何等的壮阔！但与其说这是在写大海的景色，倒不如说是诗人在借以展示自己的伟大襟怀。写景，贵境界阔大。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境界的阔大，气势的雄伟，历来被人们所称道，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曹操这首诗的投影，这也说明曹诗衣被后世，沾溉来者，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其实，

描绘大海的辽阔，洪波的荡漾，早在汉武帝刘彻年代，著名的汉赋作家枚乘就曾提供过一篇有名的《七发》。其中“观涛”一段有着相当精彩的描写文字：“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滔滔，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颤颤卬卬，倨倨疆疆，莘莘将将”，“有似壮勇之卒，突怒而无畏”，“遇者死，当者坏”，“凌赤岸，簪扶桑，横奔似雷行”。这场面，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这气势，形容得可谓动魄惊心！而且，迭词的巧妙运用，更增加了语言的节奏美与音乐性。但细细地与曹操的《观沧海》对比、品味起来，我们总觉得它还缺少点什么似的。究竟缺少点什么呢？原来《七发》对海涛只作了“形似”的摹写，而《观沧海》却作了“神似”的描绘：它写出了大海的精神——孕大含深，包容天地；它写出了大海的性格——动荡不羁，进取不已。海，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在曹操的笔下，却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是诗人赋予的。诗人在借海抒怀。细玩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二句，就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如海内兮归故乡”的踌躇满志之态，就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夙愿已偿之感。满了什么大志？偿了什么夙愿？平定了乌桓，扫荡了袁绍在北方的残余势力，为统一天下，消灭割据，排除了后顾之忧。当他掌着得胜鼓、班师回朝途中，登上当年秦皇嬴政和汉武刘彻曾经登临过的碣石山的时候，心情怎么能够平静？他把自己象沧海一样难以平静的昂扬奋发的精神融注到诗句里，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出来，便使这首诗具有一种雄浑苍劲的风格，成为“有吞吐宇宙气象”<sup>④</sup>的一代佳作。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